

小满

文|王丰

书房中一副对联：“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这对联深含中国人的处世哲理，道出了对人生缺憾的接纳与从容。二十四节气中有个“小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名称，它与这副对联有些对应。“小满”，未达大圆满，透着睿智和淡定。花赏半开、酒饮微醺，留住空隙，拿心来补。

二十四节气里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但小满之外却无大满，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为每年5月20日或21日太阳到达黄经60°时。古时将小满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每年小满后，苦菜已枝繁叶茂，而一些枝条柔软又不喜光的草类植物因日照日渐强烈而慢慢枯靡。每年的这个时候，百谷成熟，对于小麦而言已经是成熟的“秋天”了。

古老有敦煌《咏小满四月中》的诗：“小满气全时，如何靡草衰。田家私黍稷，方伯问蚕丝。杏麦□□□，锄瓜竖棘篱。向来看苦菜，独秀也何为。”

在民间一些地方，不仅立夏要吃三鲜，小满也要吃三鲜。小满的三鲜是黄瓜、樱桃和蒜薹。

黄瓜从小就吃透了。生吃，到菜地里摘一根来，用嘴啃掉外面那层皮，“咔嚓咔嚓”一顿咬，挺解渴。熟吃，拿黄瓜刮皮，切片入锅热炒，油盐适度，挺爽口。

樱桃原来没有吃过，近年来遍地都红。在自家阳台上种了一棵，立夏前后，满树的青色樱桃突然地“叮叮当当”红起来。红了起来不要紧，要紧的是名种各样的鸟不间断地飞来，啄得一地残红。“樱桃十八天”指樱桃食用时间的短暂，从立夏吃到小满，那莹润剔透、味美形娇的小果子就落市了。樱桃，如今严冬也能买到，

但不能和夏四月活生生水灵灵的樱桃相媲美。

小满蒜薹最妙，一盘腊肉炒蒜薹，满村腊肉蒜薹香。

小满时节，江南农村更忙：“小满动三车”，一车缫丝车，小满蚕老，蚕妇煮茧缫丝，昼夜操作。二车油车，菜籽收获后，人们赶着送到车坊磨油，以待商贾收购贩卖。三车水车，如果遇梅雨泛滥，赶紧车水排涝，旱天则要从溪河水入田。

小满时节，油菜籽归家，村头或村脚的榨油坊不分白天黑夜香出来，香得很有意思。

水车下架，修补一下，它马上就要吞水吐珠，抗旱排涝啦。

小满，江南蚕乡养蚕忙。

七十年代中后期，家乡也养起了蚕。村后一丘丘桑田里，去年霜杀后光秃秃的桑树，经了春雨一滋润，枝条上暴出叶蕾，又一阵春雨，怒茁出小绿叶儿，我在

眼里，心与《春蚕》里的“老通宝”一样，“有几分惊异，有几分快活。”我在生产队里养蚕，同我一起养蚕的是一位姑娘，叫爱梅。

桑叶肥厚，蚕茧高质量重。蚕是一种娇贵的虫子，怕烟、怕蚂蚁、更怕农药。养蚕辛苦，摘桑叶不分晴天雨天；饲叶除蚕沙不论白天黑夜，瞅空马上打蚕簇。没日没夜一个多月，蚕体透明发亮，一只只把它们捡上蚕簇，二三天后，一个个白茧嵌伏在蚕簇上，“好啊！”我和一起养蚕的爱梅才长长地舒出一口气。

“蚕的生命在30到40天之间，书上这么说。这是个适当的距离，介于被厌倦和不厌倦之间。因为李商隐的诗，蚕总是让人想起爱情，尤其是受苦的爱情。可是蚕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受苦的意思，它只是呆呆地挪动，小口小口吃着桑叶。吃一吃，打哈欠似地拖直它的身体，再叠挤回

去……蚕又是不死的。它的一生没有死这个字，它只是变成别的东西，蚕变成茧，茧变成蛹，蛹变成蛾……养蚕是有益健康的活动，不用面临什么人生大问题，生、老、无常什么的……买来的时候就知道它要变化，所以变化了也显得很正常。可是这种单调与平淡却有莫名的安定感……如果真有来世，我很愿意做一条蚕，人难得有这么没有问题的生活。”

台湾作家袁琼琼《蚕》文中如是说，可见她养蚕是拿来玩的，是做一种有益健康的活动。

一起养蚕的爱梅，为着婚姻，赌气嫁到了老远的贵州，一个老深老深的山沟里，几十年没有见到过她，这岁月啊。

《蚕》最后一段真是好：如果真有来世，我很愿意做一条蚕，人难得有这么没有问题的生活。

小满，祝您圆满。

细嗅蔷薇

文|程倩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又到了蔷薇花开的季节。

孩子住的小区外围，种了很多的观赏蔷薇，是那种专门搭架子栽培的，每到初夏便开得盛大热烈，花团锦簇。

我最喜欢有事没事从小区后门穿过，绕道走去看看那些花，芳香扑鼻，忍不住心生羡慕。

我也爱花，偶尔也种种花，却只是方寸阳台的囚徒。没有宽敞的院子容纳蔷薇的恣意生长，也就无缘体会古人笔下“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的闲适意境。于是只能贪恋别人院中的草木清风，继而埋怨自己不够努力。

想着若是能买个房子，有个大院子，便能安放所有心仪的花草，包括那架让我魂牵梦萦的蔷薇。

蔷薇的品种很多，我个人蛮喜欢七姊妹，她是野蔷薇的变种，属于蔷薇科蔷薇属，为落叶攀缘小灌木，株高可达2米。花色以深玫瑰红为主，也有粉红、白、紫等变种。初夏时节，粉色的小花缀满枝头，似出尘的仙子，又如灵动的精灵。每次经过，我总要驻足良久，看不够那朵朵绽放的芳华。

若能将这面花墙搬回家该多好——我很多次这样想过。最终，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将这份美丽封存在相片里。后知后觉才明白，带不走的从来不是花，而是那一刻站在花墙下，怦然心动的自己——在灌满衣袖的清香中，我恍惚看见年少时那个追风筝的女孩。

世人总爱将女人比作花。我想，若真要挑一种花来比拟，我想不是玫瑰，应是蔷薇。蔷薇，既能装点雅致的庭院，也能在荒野中恣意生长。它不需要刻意博人眼球，也不必依赖别人精心照料，只要初夏来临，便是它的主场。

做风雨中的蔷薇，那美是自由而真实的。莫道蔷薇花事晚，孤芳犹可占残春。当一架蔷薇香满衣袖时，何必追问春天几时归去？

我喜爱蔷薇，却从未亲手栽种过她。或许是自知给不了它舒展的天地，又或许不忍将它囿于方寸之间。

纪伯伦说：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一朵蔷薇在沙漠中绽放，那是我用灵魂浇灌的奇迹。

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我有花一朵，种在心中。



杨波 摄

瓶中绿萝(外三首)

文|方江泽

瓶中绿萝

取代阳台上豢养多肉的是在阴翳处扦插两株绿萝透明的清水瓶布满幼白根系三日后，放入呼吸般小鱼无须外力，即可能活

即可能在我们的皮肤上增生出鱼儿深绿的鳞片即可能迫使我在这个神授上午重新获得对二十岁独居生活的多余热情——

我们的世界是空心的我们在自身椭圆形晶状体和磨光玻璃瓶的裂隙间看见了崭新的纹理

遗址

我们写下的犹如蛇蜕我们爱过的留下一地废墟

把你交给我的，全部还给你吧你交给我的旋律，伴随一段音符

你递给我的回忆，带着断续秋水……连同这虚空连同这虚空中的蝉翼，还给你吧

盲童眼中的色彩痛人体内的气息我们残缺着，空荡荡的牙齿都是爱的语言失调者

什么时候蛇退回壳蜕？什么时候沙子聚成堡垒？浪花席卷，抚平一切。在世界另一侧吗？你我之间的热带风暴带着微微气旋

万古流

一条江有着精准的方向——一个水分子呢？

夜晚开车过富春江路上汽笛之声呜呜

也许水分子和我一样失去了坐标我看见茫茫的一排柳树正从身后撤退

江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个小黑点在更大的方形盒子里在昏暗的轨道上，进行挪动

时间被切成了无数段一个小时，一分钟——水分子和我一样能悄然听见自身的几下脉搏……

木石小记——给一位匠人

1

木石：无可言喻、惊心动魄的美

悄然发生在

诗人精密的“语言刻度”之下——倘若生命就是大浪淘沙那么雕刻，能否给人以囚徒般的慰藉？

2

鸟类在暗中歌唱，为我们、也为众生树与鸟，“黄昏、朝露本可融为一体”我们是歌唱家，过去、将来是捕鸟者，亦是展翅飞行的羽喙

……看，露水的视网膜里我们的语言，小于清风抚摸

黄莺一啄。万物体内的空白何其广阔我们不可再增一具实体

3

近年的徒然思考：宇宙与身体，该如何平衡？歌与诗，又有哪些共通之处？一把精细凿刀，说到底不过是上万的铁原子在用力而院内我为你种下，命名为“燕池”的种子则是碳基在生长

4

木签、项链、金石、竹片……是自然，囿于视觉的表达而丝竹、旋律、音韵、古器则是“淙淙”的另一种方式

——多么像一阵风刮过你，也刮过我 在这些，有风的地方 在这些，万物的烙印深处，是什么连接了一切？

三分寺庙，七分烟火气 星云中有微量元素 六月的黑暗，吞没人脊与山谷——

注：“鸟类在树上歌唱，为我们、也为众生”改自小林一茶俳句。